



主演《漫长的季节》被赞演技天花板 范伟：我在东北见过太多“王响”



荒草丛生的河道旁，一辆出租车因翻倒而燃烧，年迈的司机站在一旁，望着猎猎的火光发呆。风从他花白的鬓边吹过，熊熊的火苗翻腾着、吞噬着一切，包括那件用来扑火的红毛衣。

毛衣是他的儿子发了第一份工资送的，进口羊毛，他嘴上嫌弃颜色太过鲜艳，但用报纸裹着小心翼翼地放在柜子里。儿子死后，他穿着它，破悬案、追凶手、找证据，一穿就是18年。

真相有了，毛衣没了。浑身狼狈的他躺倒在日光照耀的大桥上，卸下了最后一丝气力。

这是范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谈到印象最深的一场戏，如今回想，他依然五味杂陈：“那种真相大白的虚无感，悲欣交集

的孤独感，再回首，怅然若失，泪眼朦胧。”

这也恰好地解释了剧名——《漫长的季节》，寓意儿子离开的那个秋天，从此王响被困在这个季节里，不问春冬。

5月1日，网剧《漫长的季节》迎来大结局，导演辛爽创造了继《隐秘的角落》之后的又一悬疑剧“神话”，微博上，“漫长的季节封神”“漫长的季节王响死没死”等话题纷纷登上热搜。过硬的质量、精巧的叙事、细腻的情感，成就了其不断飙升的口碑，豆瓣评分从9.0分涨至9.5分，成为近5年来评分最高的国产剧集。

“年纪越大越想演点复杂的人。”范伟接受采访时说。在遇到王响之前，他演过范德彪，演过王抗美……但王响，比他过去演的东北人都复杂、坎坷、有变故。



《漫长的季节》中范伟饰演王响。

自打记事，范伟见过太多的“王响”。沈吉铁路开外一百米，就是范伟的家，铁轨的震动伴随着他整个少年时期。火车头的构造，火车司机的操作，都让他记忆犹新。

“王响”再具象一点，就是老家胡同里那个吃媳妇小灶的男人。当孩子们跑到街上玩时，男人坐在门口吃早饭，一杯奶、一块月饼、一个煎鸡蛋：“火车司机，8级工匠，在家里是地位最高的，他吃的东西孩子都没份。”

范伟的父亲是典型的沈阳老工人，王响经历过的事情，范伟的父亲和哥哥都感同身受。最近他看到一些地方的出租车司机都在车上写“王响挺住”“王响加油”，他感慨：“感觉大家对王响特别有共情，尤其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。”

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，后来成了双雪涛、班宇、郑执，写出了《平原上的摩西》《逍遥游》《生吞》等，带火了东北悬疑，也让大众对东北这片土地产生了更多想了解的兴趣……而范伟想把东北人的可贵之处传播出去——他们最不缺的是生活的智慧，那些苦难和困顿教会他们苦中作乐，去顺应时代的变化。

用温暖的方式讲苦难是东北人的生活态度

记者：悬疑题材对您来说其实并不新鲜（《长安道》《不速之客》《断桥》……）。今年您演的《漫长的季节》，也是东北悬疑题材。在您看来，东北悬疑和其他悬疑相比，有什么优势？

范伟：我觉得东北悬疑的优势在于，哪怕是一个悲情的故事，都离不开东北特有的幽默感。之前我演《耳朵有福》，主角王抗美经历的事情也是很苦很难，但他一直会强调自己耳朵大，有福气，强调自己不服输。我觉得东北人的特质就是，苦也是一天，乐也是一天，干嘛自己憋屈。可能由这样东北人组成的、发生的故事，和别的地方发生的故事就不太一样。

记者：您是被《漫长的季节》这个故事中的哪一个点所打动的？

范伟：导演首先给我讲了一个概念，这本来是一个苦难的故事，但我们用温暖的方式来讲。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，其实这种讲述方法代表了东北人的生活态度。即使遇到再多再大的苦难，依然能够乐乐呵呵地去面对它。



《漫长的季节》海报。

王响折射一代东北人的命运对这个人物特别有信念

记者：在塑造“王响”的时候，您通常会做哪些准备，有什么心得跟年轻人分享？

范伟：所谓的准备都是如何让角色从文本到完全立起来，由不太相信到完全建立起自己信念的一个过程。王响对我来说太熟悉了，看得见、摸得着，我对这个人物特别有信念，所以不用做太多的准备。王响经历过的事情，我爸爸和我哥哥都感同身受。

记者：看您之前的采访，您说过自己是在火车鸣笛的声音里成长的。王响这个角色也是火车司机，您在准备的时候会会不会也有共鸣？

范伟：对，我也觉得挺有缘的。我从小在沈吉铁路旁长大，火车头的构造，包括火车司机干活的样子，我的印象特别深刻。对我而言，王响这个角色，看得见、摸得着，特别亲切，我也特别有底。这也是这么多年来，我演过层次最多最丰富的一个角色，也是一次挑战。

记者：您在拍摄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？

范伟：其实王响这个角色很复杂。1997年的王响还没遭遇工作和家庭的变故，我就演得特别开心，特别轻松。

比如在儿子房间里辅导他写诗“打个响指吧，吹起小喇叭，嗒嗒嗒嗒”，和媳妇贫嘴“医院是你家开的啊，说拍就拍，你先给我拍个黄瓜”，这都是我现场和导演一起编的，我们一起商量，试着编了一个小顺口溜。

2016年的王响是一个背负过多、心思很重的人。事儿一多，你就不能演得太过外露，即兴的东西就少了。要尝试表现出非常平淡，但又不平静的人物内心。为了拍好戏，我和导演经常在微信讨论剧本，这样拍行不行。导演会给我一些建议，适当地给我做一些调整，听他一说，我再一试，这个味就对了。

记者：有观众认为王响是一个“典型被虚名和荣誉骗了半辈子的loser（失败者）”，什么事都要往前插一脚，三天两头吹牛，结果在厂里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；也有观众认为王响是一个对工作有责任感、有正义感、有情有义的父亲。您如何看待这样两极的评价？

范伟：我觉得这两个评价综合一下，就是王响。他的命运和时代洪流以及个人悲剧紧紧捆绑，是我遇到过最复杂、最坎坷、最有变故的一个角色。王响有荣誉感，这种荣誉感再多迈半步就是虚荣心。比如，当他知道自己即将下岗时，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觉得自己没面子。他笃信桦钢这么大的企业，肯定黄不了。包括他和儿子说：“你到工厂来上班，这才叫班。你到乱七八糟的地方上的，都不是正常的班。”他这种偏执的、固守的观念，其实害了他，也害了孩子，所以才导致后面的悲剧。

王响其实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东北父亲，他爱儿子，也心疼媳妇，但他表现的形式不一样。他和他身边的东北大老爷们都这样，对老婆是大男子主义，对儿子则是输送“我说的是绝对正确”的价值观，只有这样才不会让人笑话。

观众说的都有道理，我觉得从王响的个人角度来说，他就是一个灰色人物。他有自己的不足，不是那种完全高大上的、无可挑剔的一个人。

记者：您认为老年的王响和中年的王响相比，什么变了？什么没变？

范伟：我觉得性格肯定是没有变的，人内心的底色没变，但可能表现的方式变了。以前的王响会比较外露、快人快语，干什么事情都一腔热血，对家人和同事会比较简单粗暴。但后来他年纪大了，经历的事情多了，表现的方式就

比较含蓄迂回，讲究策略性。

王响和范德彪的梦幻联动他们都有小人物的共性

记者：在《漫长的季节》中有很多有意思的部分，比如王响和范德彪一起去桂英烧烤店吃饭，王响的铃声是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，娱乐场所还叫“维多利亚”，还和门童有互动。这算是王响和范德彪之间的梦幻联动吗？

范伟：对。其实我也特别奇怪，《马大帅》这部剧已经过去20年了，到现在范德彪依旧能够受到大家的喜爱。为什么大家喜欢范德彪？我觉得是因为人人都能在范德彪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。范德彪和王响不一样，但其实他们也有共同之处，我觉得导演也会下意识地对两个角色做一个勾连。因为导演是一个《马大帅》迷，在现场的时候，他经常会穿着彪哥的文化骷髅衫给我们导戏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

记者：感觉您的一些角色讲的都是“时代落水者仍想葆有尊严”的故事。您觉得自己演的角色中，最能够代表这类小人物的是哪个？

范伟：我觉得范德彪、王抗美和王响代表的都是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的小人物。他们都有共性，只是处理的方式不一样，命运也不一样。范德彪相对来说，是幽默版的“落水者”。王抗美，比王响相对好一点，没有那种大开大合、大起大落的状态，只是面对苦难的生活态度问题。王响则更让人唏嘘，好多人对王响都特别同情，我看一些地方的出租车司机都在车上写“王响挺住”“王响加油”，感觉大家对王响特别有共情，尤其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。

记者：在当下，王响的故事对我们还有启示作用吗？

范伟：我觉得教会了我们顺应。在面对时代变化时，人显得特别渺小。我觉得得靠一些生活的智慧去适应它。比如说王响，他没有适应好，他太坚持了。他把事情想得绝对了，没有发现事物的规律性。比如，他认为桦钢不会倒下，他就告诉自己绝对不能下岗。他太绝对了，人一绝对就会固执，一固执就会不懂得变通，这样就容易出现问题的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得需要一些生活的智慧，去顺应时代的变化，或者自己尝试去改变。

据潮新闻